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第七十四回 見金牌真假難分辨 遇王環火焚轉心亭

上回書說到，盤石島少劍客花純搭救師姪碧霞，爺兒倆一塊回到這瀟水河的河岸，打發盤石島的船隻回去。少劍客花純問：「十年前，你在葡萄架底下練鷹爪力，有人告訴你解皮條瘡疙。你知道是誰？」「我不知道！」

「那也是你師大爺。哈哈，結果你現在解開了！」「好像是功夫出來了。可這手指沒辦法，掰不開鑷子了，拿筷子都費勁。我打算找我師父問問怎麼辦？」「你師大爺跟我提了。甭找你師父了！」「哎，那麼你說有辦法嗎？」

「回去啊，每天早午兩遍，用熱豆腐漿泡手，泡半個時辰。然後就用熱豆腐片貼手，把你的手指頭都包過來貼上。這樣用不了一個月，那麼，它們就全軟乎了。但是你的功夫依然保存。你記住！」「師叔啊，我全記住。怎麼我師大爺沒跟您一塊兒來啊？」「他有事，回延安啦！你不如上我家住下，明天再走。」「不！咱爺倆就此分手。」碧霞和花純分手之後，沒有回廟，就奔太原府南邊一帶來了，連走帶逛。

今天他就走到七星山後山。正是夜晚之間，他突然發現一條黑影，「喇啦啦」在眼前頭過去了。碧霞和尚一按刀把，揪僧袍追下來。碧霞能耐是不錯，轉眼之間，追了個首尾相接，「嘭！」騰身一腳把賊人踹倒在地。然後一按刀把，一頂繃簧，「噼楞楞」，把戒刀亮出來：「夜晚之間，你施展夜行術，鬼鬼祟祟定不是好人！貧僧雖然出家人也本著除惡即是善念的宗旨，我把你宰了！」這人可嚇壞了：「大師父，您等等，您先等等！小子有話說！」

借著星斗的光華，碧霞和尚攔著刀一瞧：這人也就在三十來歲，斜插柳背著個小包袱。問道：「嗯？你是幹什麼的？今個晚上你幹什麼去？你跟我說實話！」「大師父，您要問，小子我姓劉，我叫劉善。」「嗯，劉善，你在哪兒住呀？」「我就在七星山當個小頭目！侍奉我家軍師。我家軍師姓李，名字叫李吉，有個外號，人稱狼狽。我是他手下的踩盤子的小伙計。」「你說下去！」「不瞞您說呀，在咱們山西太原府的東北角不遠的地方有一座廟。

這座廟的道長姓梁，名字叫梁妙興，有個外號叫九轉還陽道。他有個朋友，也是我們老寨主的朋友。這個人在西川路那是了不起的一個大人物，叫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。江湖武林道的好人、壞人大部分都認得他，都跟他有交情？」「別廢話，說！」「哎，我說！他呀在太原府城裡頭夜入公館，乘人家官人不防備的時候，他偷出『代天巡狩，如朕親臨』的金牌。」「好！偷大人的金牌。」「這個您放心，跟我沒什麼關係。結果這件事情被我家寨主知道。我家軍師李吉跟寨主說，必須把金牌要到七星山。不瞞您說，這個事情您不知道啊！我家老寨主反手托天金頂後院段國基，二寨主劈靈烈火火眼後院段國柱，都是陝西長安城西北一百五十里地，白沙江裡的萬龍藏風島的人，有意反叛國家，想著把金牌得下來，送往陝西萬龍藏風島。這樣呢，他只好帶金牌同梁道長一齊來到七星山，當時遠接奉迎說好的。過了兩三天，這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，一瞧這七星山無險可守。保欽差大人年羹堯的隨行衛員伴差官，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童海川能耐可大了，就你這小小七星山，能擋得住人家童俠客爺！當時他把金牌交給老寨主，放在七星八寶轉心亭內，沒想到他又要。當然，我家寨主爺不給。兩方面就爭執起來，愈演愈烈，險一點都動了手。狼狽李吉最後還是把這金牌給了。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也是老綠林，跟人家山裡頭已經不和了，金牌也給你了，你就走得了，可是他還總在人家山裡住著。我家軍師就跟我說，馬亮沒安好心，可能要謀害寨主，把寨主和殺了。我一聽怪生氣的。我家老寨主待你不錯啊！人家不為金牌，幹嘛把你接到七星山來呀！到現在把金牌給你了，你還不走，還要刺殺我家兩位老寨主。我就借著侍候他為名，到晚上他睡覺了，我就給他用了熏香。我把包袱給他一搜查，結果把這金牌搜出來了。當時我劉善想：這個金牌不能再放在七星山，七星山有意要挾欽差大人。他們要送往萬龍藏風島。乾脆我呀，請個假出去，把它送往太原府公館交給年大人，我要將功折罪。這樣，我才暗地裡離開七星山，從後山駱駝嶺旁，我打算奔太原府。不想，您這大師父腳程很快，結果把我逮住了。此是以往實情，還望大師父貴手高抬，饒小子劉善一命！我感激不淺！」「你說的都是實話嗎？」「我怎麼能蒙哄大師父您呢！」「既然是實話，金牌在哪兒呢？」「金牌在包袱裡頭包著呢。」

和尚把刀還鞘，包袱打開，翻了翻一瞧，可不是黃澄澄赤金如意牌，上頭有朱紅字：「代天巡狩，如朕親臨」。您別看碧霞心眼挺細，翻過來調過去掂著分量，把金牌揣起來。回手把刀「噼楞」又拉將出來。劉善一哆嗦：「怎麼啦？大師父！苦海無邊回頭是岸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我把屠刀放下了，您幹嘛又拉刀惦著宰我呀？」碧霞和尚道：「劉善，您有這一念的好心，貧僧怎麼能殺你！希望你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。金牌歸我了！」和尚拿了二十兩紋銀來：「得了，給你當個路費，回到家裡做個小本經營，也能吃飯。在七星山當賊，終非了局。我說得對嗎？」「羅漢爺，謝謝您！您說得都對！小子給您磕頭。」把銀子帶起來，「得了，大師父，青山不改，綠水長流，他年相見，後會有期。小子劉善跟您告辭了！」抱頭鼠竄，跑得無影無蹤。

碧霞和尚把刀入鞘，自己從懷裡把金牌拿出來，一邊走一邊看。在樹林裡頭，突然間就聽見有人樂：「哈哈！逮住你，然後到七星八寶轉心亭得到金牌！」碧霞一聽，金牌在我手裡，怎麼有人還要得呀？從樹林裡頭往外一瞧：一老二少拿住了一個人。和尚一高興就喊上了：「南無阿彌陀佛！老朋友，你要找金牌呀！金牌在此。」碧霞和尚「噹噹噹」走出來。九尾宗彝世間妙手司徒朗帶著張方、孔秀，把趙小喬給誣下來，老人家司徒朗正捆趙小喬呢。忽然打樹林裡出來一個蛤蟆臉的和尚，托著黃澄澄的金牌來到切近。張方、孔秀都愣了：「大爺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「彌陀佛！老朋友，你們要得金牌？你們都是幹什麼的？」張方就把自己的事情都說了：「我們到這兒來，就為把駱駝嶺的趙小喬、趙遠峰治住。大傢伙好奔七星八寶轉心亭，破亭子奪取金牌。」

「噢！是這麼回事，你們眾位是官人。老朋友，你怎麼稱呼？」「九尾宗彝世界妙手老夫司徒朗。」「啊？我聽這名字怎麼這麼耳熟！您的老師姓莊叫莊道勤，對不對？」「啊？和尚，你怎麼知道老夫的授業恩師啊？」「哈哈！我師父是青雲長老寶鏡，莊道勤的師弟。」「那麼，您也是師弟啦。哎，您怎麼稱呼？」核桃園關帝廟的住持，我水底金蟾碧霞僧。師哥！那就沒的說了。老師哥在上，貧僧拜見！」「哎，師兄弟！起來起來。金牌你怎麼得的？您跟我說說。」碧霞僧就把事情由頭到尾都說了。「老哥哥，既然如此，我把金牌給您吧！」「大兄弟，咱們是一見如故啊。這是你奇功一件！」「哎，師兄啊！咱們是一個出家人要什麼功勞。但願金牌得到，讓大人早日起馬奔四川開倉放賑，救濟災民。老哥哥，我跟你告假，就走了。」「別價啊！你跟我们一塊兒走。」「不不不！師兄！小弟急於回廟去醫治我的雙手。」張方、孔秀也都攔，怎麼也不成，說罷就走了。

張方道：「咱想取金牌，結果金牌在這裡得到。您說這事多巧！」「哎，小子，剛才我看了，我琢磨這金牌不見得是真的。即便是真的，怎麼能得來這麼容易呀？」張方點頭：「依您之見呢？」「依我，咱們趕緊通過臥虎灣到七星八寶轉心亭，也許你叔他們同著袁先生到了。咱們見著他，把這金牌交給你叔，是真是假，讓他們去鑒定。」「大爺，您說的太對了！」老爺兒仨把金牌帶好，扔下趙小喬不管了，撒腿往西來。老人家司徒朗多次進七星山，七星八寶轉心亭他也去過多少趟，所以這條道他很熟。按原道通過一線通，趕奔七星八寶轉心亭。趙小喬還在駱駝嶺下捆著呢，等到老寨主多頭太歲趙遠峰下來，才把趙小喬的綁繩給解開：「兒啊，賣豆腐掌櫃的呢？」「爹呀，什麼賣豆腐掌櫃的！他們是前來殺你我父子的。」「好呀！」多頭太歲趙遠峰氣得是「哇呀呀」怪叫如雷。帶著兒子也奔七星八寶轉心亭而來。

司徒朗他們爺兒仨到這裡。百靈先生衰化已經把七星八寶轉心亭周圍的外圍消息，全部都關掉。爺兒幾個都在七星八寶轉心亭的台階下站著，大家還沒進亭子。煙籠霧繞七星八寶轉心亭，燈火齊明，照如白晝。老人家司徒朗高聲喊：「海川，等一等！」把金牌掏出來，海川伸手把金牌就接過來：「喲！你們爺兒仨怎麼得了金牌？」老人家司徒朗就把剛才的事情說了一遍。

問道：「你們看看這金牌是真是假？」海川掂了掂分量問：「良兒，你看看！」

司馬良過來拿起金牌，掂了掂道：「師父，我琢磨這金牌是假的，沒有原來的金牌分量沉。」百靈先生衰化點了點頭：「海

川，不是袁某要居功。七星八寶轉心亭如果不把它破了，終究是患，這是一。金牌是真是假，我們也應當把七星八寶轉心亭破了，到裡頭看看。果真沒有金牌，也可能是真的。你說呢？」就看百靈先生袁化一拔腰，「噌」地一下，就上了台階。

到了左邊這根抱柱底下，看著好像是塊大石頭，上頭是柱子。其實，這石頭裡頭有一塊假的，是多少塊石頭對的。表面看是石頭，實際上拿手一摳就下來，是木頭片釘的，跟石頭一樣。把這個東西扒拉下來以後，裡頭有一個銅拐子。袁先生拿起銅拐子，就跟鐘錶上弦一樣，「咔咔」，一共上了九扣，重新把石頭再安放上。說：「你們爺兒幾個跑上來吧。在台階上下沒事！」果然爺兒幾個上了台階沒問題。司馬良瞧著：嗨！老人家司徒朗幾次就找不著機關，看來人家百靈先生袁化要勝司徒朗一籌。其實呀，老頭司徒朗在外國學的消息埋伏，要跟咱們中國的消息埋伏差得遠呢！他是從西洋學來的。實際上，在武林道有兩個門戶專門做消息埋伏。一個門戶是百靈先生袁化受業於南陽臥龍莊諸葛華老義士。還有一個門戶，出在山東泰安州。您往後聽，就是海川將來的二大舅子，那是單一門的消息埋伏。大傢伙兒贊歎了一番。海川這才知道消息埋伏，不是武術所能敵呀！武術不管事。唉！這不是達摩堂啊！怨不得我哥哥石金聲一再地攔我。英雄想到這兒，就注上意了。

站在門口外頭往裡看：有只老虎，在夜晚之間叫燈光一照，兩隻眼睛跟琉璃球一樣。喝！好兇啊！「海川，你們老哥兒幾個看看，這只猛虎可非常兇！一般地說，我們到了這兒，上了台階，邁步就要進這門。一登上門裡頭的這塊方磚，老虎就張嘴，上中下「叭叭叭」，打出三隻弩箭來。這三隻弩箭都是毒藥箭，見血封喉。天羅神仙也逃不出去啊！不是打完了三隻弩箭就完了，它還有一撲之力，非常兇惡！」「那麼，袁先生，你看這個消息埋伏怎麼破呢？」袁先生接過金頭壽星洪勛的虎頭墨鱗刀，往下一矮身，腳尖一點地，輕身提氣，「噌」！這手功夫叫「蛇行縱」，跟一條長蟲一樣，一道直線向上，從老虎的肚皮底下鑽出去，「叭」！來個「大鱗翻身」，落在老虎的胯骨軸上。左手一刀，「咔吧」一下，把老虎尾巴就砍了下來。原來老虎尾巴裡頭有個三尖的大鑰匙，順著砍下來的痕跡，把鑰匙一擰，老虎「咕噠」就躺下了。百靈先生袁化腳尖一點地，下來站穩，一招手，群雄都進來。

司徒朗老頭一瞧，道：「袁先生，您這消息埋伏好精明，好厲害呀！我在我的玲瓏島修得全山都是山窟窿，都沒有這種精緻的東西。」「老義士呀，您誇獎了！那是室外的東西，這個屬於室內的東西。您再看這五霸爭雄大牌樓椽子頭，全都是毒藥弩。如果你從牌樓底下一過，這毒藥弩就萬箭齊發，跟下雨的一樣，你躲不開。而且這個毒藥箭都是用毒藥喂過的，十分厲害。

剛上一點，蹭上一點，只要肉皮一見血，毒氣就進去！」袁化來至在這大牌樓的底座邊兒，往這兒一站，拿起刀來，順底下一擰，擰下這個蓋來，把手伸進去，裡頭有機關。就聽這牌樓裡頭「咕碌咕碌」一響，一會兒的工夫，袁化把手縮回來，把蓋兒蓋上。「行了！這個牌樓沒問題了。」牌樓過去，是個人熊。這人熊不但站立而行，嘴裡頭、肚臍眼裡頭也能打出毒藥箭來。

袁化飛身來到人熊的背後，就在他的脖子上一拿，拿刀「啪嚓」一切。這人熊的腦袋一轉，就看見腔子裡頭，「喇」地一下出來一個橫拐子東西。袁化拿刀「啪」一削，人熊倒下。大家隨著袁化往裡走，到了樓梯。這個樓梯三十六層，梯上頭有三十六把鱗魚刀。袁化就拿這虎頭墨鱗刀一點樓梯，「叭」一見響，「噤」！隨著第二層的底盤就出來一口刀，「喇」！就是一個扇子面，碰上兩條腿全折。就在扶手的將軍柱頭上，有個桃形的帽子，溜尖溜尖的，底下是圓的，這是螺絲口。袁化把螺絲口擰開，裡頭露出銅拐子來，擰了三十六下，這才全都不動了。大家齊聚在樓梯口。百靈先生袁化順著樓梯「噠噠噠」，一直往上走。快到樓梯口兒，袁化沒往上走，猛地一伸手，揪住一根皮帶子往下拉，起來一塊方板，正在袁化的腦瓜頂上頭，這樓梯口就拉嚴了。拉嚴了以後，就聽見樓上頭「啞裡撲嚕叭叭叭」的山響，這功夫可不小。百靈先生下來說：「眾位，咱們大傢伙都稍微地捂鼻子啊！恐怕有熏香煙順著木板縫下來，把咱們大家給熏倒。」眾群雄都捂著鼻子。袁化上來，把木板推開，請大家都順著樓梯上來。

到二樓上一瞧：哎喲！這是什麼吶？都是假小雞做的，卻跟真的一樣，都在小雞的屁股兒帶起弦來。地板上的胡椒眼都開開，整個二層樓的牆上，樓窗不算，都打開了，全釘的是弩箭。每只小雞嘴裡頭打出三隻箭來，一共七十二隻。百靈先生袁化請大家站在這裡，說：「這樓梯還不能上。咱們得轉到樓梯後頭去，這有蜈蚣軟梯。」大傢伙都隨著在蜈蚣軟梯上一個一個上來。推開了木板，也就是三層跟二層，都不透氣，嚴實極了。老少群雄站在第三層一瞧：四面的樓窗滿開著，正當中的是神櫥，神櫥前頭就是佛爺。頭戴王佛冠，身穿錦藍袈裟，左手托著黃澄澄赤金金牌。百靈先生袁化用手指海川：「你看看這個金牌，跟司徒老義士得的金牌一樣嗎？可能這個才是真的呢！」「啊，海川吶！你趕緊請下金牌。我們大傢伙兒好給金牌磕頭請聖安！」海川剛要往前走，就瞧佛爺站起來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眾位！金牌在此！」大家一驚，只見佛爺從上頭跳下來，伸手把五佛冠摘下，錦藍袈裟脫下來，托著金牌往這兒一站。正是眾位老少英雄最惦念的小白猿王環。

到這裡，王環咱老沒提了。王環不是姑嫂爭風殺孺子，大鬧七星山，被段國基、段國柱給拿獲。王環不抵坑，就是為了請死，讓他們給金牌。結果他們把王環押入土牢。那麼，這王環怎麼跑這上來？原來王環在土牢內被綁在將軍柱上，竟迷迷糊糊睡著了。也不知道過了多大工夫，這土牢門開啦，一陣涼風襲面，王環醒過來。一睜眼，眼前頭站著個白鬍子老頭，聽聲音，就是在一線通口上把自己捉拿，帶到一個地方，有一張蘇武牧羊畫的那個老頭。老頭不讓我往裡山來，讓我回去，我沒聽老人家的話才被擒。「哎呀，您是老前輩！」「哎，王環，嘿……，小伙子，有點膽量！」過來把綁繩解開。王環活動活動之後行禮：「感謝老人家救命之恩！」白鬍子老頭把王環攙起來，走出土牢，依然把土牢門關好。躡蹤跳躍，隱蔽身形，由土牢越後宅，躍大牆出去，趕奔七星八寶轉心亭。從七星八寶轉心亭的北面往東，進了一個小山環。

王環一瞧：好像剛才老人家，就把自己帶到這個地方來過。活竹子編的籬笆圈，緊挨著山根，有這麼一個小院落。籬笆上爬滿了花，院裡頭栽種著奇花異草，濃郁芬芳。這山根子底下山洞裡有燈亮，窗戶紙挺亮，一挑簾走進來。噢！王環一瞧，不錯！就是這兒，剛才來過。王環進來，躬身行禮：「老人家，兩次搭救弟子，感恩非淺！請問老人家尊姓大名啊？受晚生一拜吧！」「哈……快起來坐下！少俠客，我知道你的一切，你跟我提了。至於我的事情，你不還知道。老夫我家住在直隸省涿州東門裡，姓趙，名字叫趙謙，闖蕩江湖有個號叫火德真君。我的能耐不算太大，但有一種絕藝，會配放火藥。這藥有黃豆粒般大，如果拿起這塊來，『叭』，一彈，彈到水裡頭都著，還甭說彈到易燃的東西上了。彈哪兒哪兒著，所以叫火德真君。」

趙謙老頭一世成名，也靠著這個火藥。沒有這點放火藥，老頭也是抓瞎。

自己有一頃多地，由老人家趙洪掌管，還有兩三個下人。只是老兩口子，沒有兒沒有女，都七十多歲。有次，老兩口子在一起說閒話兒。趙爺就跟趙二奶奶提過：「老伴呀！你看你我夫妻一生，也算不缺吃，不缺喝。仗祖宗的保護，我有這點能耐，闖蕩江湖這麼多年，總算不錯。綠林道南七北六十三省的賓朋提出來，能為大小不說，老夫的人格，大家還是欽佩的。可是，咱們老兩口子都這麼大年紀了，我想跟你商量商量。」「你跟我商量什麼呢？男兒志在四方，你從打年輕的時候就在外頭飄流，一出去十年八載不回來。你回來咱們還是那樣，什麼都沒埋怨過你。你想幹什麼，你就幹什麼。」「哎，對，為識性者可以同居。老伴呀！我想出家。紅塵上這麼多年，又有什麼意思呢？當初，唐朝有一位大詩人李白就說過：『天地者萬物之逆旅，光陰者百代之過客』，浮生若夢啊！我這麼大年紀了，還有什麼意思！你我夫妻又沒兒沒女，我看你呀，掌管這個家業，到老了讓趙洪他們把你一埋，剩下這點財產就歸他們一分。咱們又沒有本家，沒有親朋，就是你我。我這次走啊，我可就不定准回來了！」老太太聽了，也怪難過地說：「你去我不攔你！你有工夫，還是回來，回來一趟，瞧瞧我怎麼樣。如果我死了，就任憑與你。你不願意回來，那個我也不管你。」趙爺說：「好！就一言為定了。」這麼著老兩口子分手。趙謙帶著寶劍，放火的藥攔在小瓶裡頭，用小包袱一包，銀兩路費帶好，囑咐家人趙洪：「咱們可是這麼著，你二奶奶死了，要豐豐盛盛地埋葬。我沒有三親六故，就你們幾個人，咱們也別再僱人了。等死了以後，你們就把家財一分。嘿嘿嘿，趙洪啊！你拿頭一份。你願意給他們幾個人多少，我就不管了。我的家也不要了。」老趙洪一聽，可不樂意：「二爺啊！不是老奴我勸你，你也這麼大的年紀，你要說玩玩逛逛，咱們涿州有八景，你也一樣能逛。您為什麼非上遠處去不成啊？二奶奶這麼大年紀，身體又不算好。您何不跟二奶奶，老夫兩口子在一塊兒？」「不，趙洪，我這人，我在家裡長了不成。我怎麼說的，你就怎麼辦。聽見沒有？」「二爺，老奴聽見了！」這樣，趙二爺南七北六十三省闖蕩江

湖。哎，一晃就幾年的光景。

火德真君趙謙趙二爺來到山西太原地面。他也知道山西太原地面有很多的能人。比方說壽陽縣姜家屯碧目金睛佛老劍客姜達姜本初，這不是了不起的人物嗎？還有太原府西門外銀面仙猿鐵臂崑崙石鐸石金聲石老俠，太谷縣於家莊西方俠長臂崑崙飄髻叟於成於洞海於老俠，還有馬坊石家鎮神掌地行仙石寶奎。這都是人物啊！老人家走到這太原府的東南六七十里地，發現七星山後院寨。跟本地的老百姓一打聽，才知道這是七星山後院寨的寨主段國基、段國柱弟兄的山寨。這火德真君趙謙趙二爺想：眼皮子底下就有三俠啊，西方俠於成、石金聲、石寶奎。這都是綠林道了不起的老前輩呀！怎麼在他們的眼皮子底下，出現這樣的山寨，他們怎麼不管哪？一個是段氏弟兄能為高強，藝業出眾，非三俠所能敵。一個就是段氏弟兄，雖然在綠林道，不打下劫舍，不掐花不捏朵，不危害百姓。三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能讓他們在本地呆下去，這也有可能。要說他們兩個能耐大，三俠不敢管，我看這條我想得多餘啊！哈……不至於，不至於。要不我到這山上看去。

這麼，火德真君趙謙趙二爺溜溜達達地來在西山口下。果然從樹林裡頭出來二十幾個嘍囉，伸手一攔：「這位老爺子身佩寶劍，一定是一位武林同道。請問，您一個人到這兒有事嗎？」「唔，眾位多辛苦！老夫我家住在直隸涿州城東門裡，姓趙名叫趙謙，排行在二。」「噢，原來是趙老英雄趙二爺兒！您有什麼事？」「我久仰你們貴寶山的寨主段氏昆仲，是武林道的英雄人物。我打算到山裡頭來拜望，不知道可肯賜見？煩勞通稟一聲！」「老英雄，您太客氣了！我們兩位老寨主也喜歡綠林道的賓朋。您稍候，我們給您通稟一聲。」有頭目撒腿奔裡跑，眨眼之間，來到大廳前。挑簾擺進來，單腿打千：「稟報二位寨主！山外來了一位白鬍子老英雄，有七十多歲，自稱是涿州人，姓趙名字叫趙謙，排行在二。久仰二位老寨主，肯其賜見嗎？」

「噢，二弟啊！」「哥哥，火德真君趙謙趙二爺，也是綠林道了不起的人物啊。」「是啊！怎麼來到咱這裡？要說因為我們弟兄辦了什麼違法的事情，我們弟兄是不乾。其實，就為慕名而來。我們要擺隊相迎。」「哥哥說得對，擺隊相迎！」「嗆啷啷」一棒錘響，讓三個兒子段世鈴、段世賢、段世寶，那時段世寶還活著，帶領兵丁，陪著老哥兒倆，父子五人下了山，來到山口。

段氏昆仲來到且近，一躬到地：「哎喲喲！您是直隸趙老英雄，貴足蒞臨敝山。恕我弟兄未曾遠迎，當面請罪！」「哈哈，二位寨主，遠仰大名非只一日！今日冒昧造訪，還望兩位寨主多多海涵！你我還是一見如故，老夫有意到山中小住兩日。不知道二位寨主意下如何？」「哎呀！如果老英雄肯住在鄙山。你我多多地攀談，使我弟兄多增教益，求之不得。請！」

把趙二爺請到山裡。啊！擺宴席，給趙二爺接風洗塵。吃完了以後，領著趙二爺圍著山裡轉了轉。最後，到七星八寶轉心亭周圍看了看。段氏兄弟把這個亭子是誰擺的，有多大的厲害，都跟趙二爺提了。老英雄心說：你一個賊窩，裡頭擺這麼個亭子，這叫什麼事？但是趙二爺表面並不顯露。回寨給趙二爺找了兩間房，住了兩天，趙二爺還不走。可火德真君趙謙卻道：「大寨主呀！我看你七星山這地方還真好，真的有意在你這兒常住下去。不知你意下如何呢？」段國基、段國柱本不想請趙二爺在山裡常住，可是他們兩人有點不敢惹。「哎，老英雄，您願意在我這兒常住下來，這地方您真看著美，您到後山去。我後山有一個幽僻之所，您住著最合適了。」趙二爺一聽，好呀！這樣才把火德真君趙謙請到這兒來。後來大寨主提出來：「得了！老英雄您在我這兒時間長了，我山裡的情況您也都知道。您給我保護保護七星八寶轉心亭。」趙二爺滿口答應下來，所以趙二爺代管後山七星八寶轉心亭和一線通一帶的地方。三俠打賭，大破轉心亭這些事情，趙二爺全知道。也知道國家的金牌，被段氏弟兄放在轉心亭裡。這次王環來，趙二爺勸他說：「你也趕緊回去！你既是石金聲石老俠的弟子，是少俠客，我對你尊敬。你真的要上七星山，我不敢放你，因為有危險！」結果，王環被趙二爺放了以後，他真奔了七星山。

趙二爺可就暗暗地跟上。又想：他小小年歲，膽量過人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心裡很欽佩！王環被拿住放在土牢，趙謙才又第二次將他救出。

王環被救，感謝說：「老人家，孩兒我還是個年輕人，沒想到老人家如此地愛護於我，兩次相救，有生之日，即是感戴之年！」趙二爺一笑：「哎，孩子，說真的！我二老夫妻，年過古稀，無兒無女。瞧見你這樣的英雄之子，我心裡頭十分羨慕。孩子，我挺喜歡你的！」王環多機靈，說道：「老人家，您真的喜歡孩兒嗎？您家中沒有兒女嗎？」沒有！」「那個，孩兒我打算給您磕頭，拜您為義父，我願做您的螟蛉之子。不知道老人家意下如何呢？」

「哈哈！啊？什麼？你說？」趙二爺跟沒有聽見一樣，都樂暈了。「我願意在您的跟前，作為義子。將來養老送終，報答老人家救命之恩！」「孩子，那我高攀得上嗎？」「看起來，您是樂意了。爹爹請上，受孩兒一拜！」有人管趙二爺叫爹，樂得趙二爺巴掌都拍了，頓時血壓都高了。趙二爺美呀：「快起來，快起來，快起來！我真的不敢當！好孩子，咱爺兒倆初次見面，我給你點錢不算什麼，我給你點東西。」把包袱打開，拿出一個瓷瓶來。這個瓷瓶還真是大明朝的青花瓷，青花白地珊瑚蓋。「孩子，這個送給你！」

「爹，這是什麼？您給我？」「哈哈，我別的沒有長處，我就是祖傳秘方，配放火藥。你瞧這一個瓶裡頭，全是放火藥的藥粒。拿出一塊來，不論往什麼地方一彈，見風就著，所以這個蓋，蓋得十分嚴密。有風就能把它給引著，如此的厲害，你把它扔到水裡都著。我送給你一瓶放火的藥吧！」王環把它揣在身上。趙二爺說：「孩子呀！你是七星山段家的唯一仇人，他們不能不找。你在我這兒呆著沒有事，他們不敢來。但是，你不能出去，你要一出去，就有危險！」「爹您放心吧！孩兒我就在屋裡呆著，我哪裡也不去。」

王環在屋裡呆著，呆一天成啊。時間稍微一長，三兩天，就膩味了。吃飽了沒事，老讓人在屋裡呆著，多難受啊！他就坐在屋裡頭，一個人看這個屋子。看來看去，他就看見西牆上蘇武牧羊的畫。嘿！王環納悶：怎麼這羊都鼓起來了？看著看著越看越好奇！他一拔腰，上了八仙桌，再一邁腿，上了架几案。他來到這畫前頭，用手從畫的表面上，來回摸摸。嗨，這羊真是鼓的！就用手一按這個羊，他手指頭一點一按，嘿！這羊真往裡這麼一縮，「咩吧」裡頭就一聲響，嚇得王環「噌」一下，打架几案上，就躡到地上來了。啊？就看這軸畫「唵嚕嚕」轉眼之間捲起來。王環一瞧：就在畫後頭，有這麼一個角門。這羊往裡一縮，好像是帶著什麼東西，正插在小門的鎖眼裡，兩扇門開了。裡頭黑洞洞往外冒涼氣。王環心想：這個什麼地方？就一拔腰上了八仙桌，站在八仙桌上往裡瞧：裡頭黑洞洞是一條暗道。王環就跳進去試探地走，走著走著，有的時候高，有的時候低。走來走去，他好像覺得正往上走，到上頭沒地了，橫著一瞧，透出亮來。王環可就順著這個地方，往外鑽。鑽來鑽去，鑽到前邊一瞧：在一張八仙桌前頭，露出了磕頭墊，一邊一個棕團，這個棕團上坐著兩位和尚。上垂首和尚肩寬背厚，灰僧袍，黃僧鞋，白布襪子。紅撲撲的一張臉膛，濃眉闊目，鼻直口方，一部白胡，扇滿前胸，明顯顯露著六塊受戒的香疤。下垂首個頭差不離，就是臉蛋有點發黑，穿的是青僧鞋。兩人年紀都有六七十歲。一瞧王環從桌底下往外一鑽。

「南無阿彌陀佛！娃娃你是何人？竟敢到此處，前來窺探！」王環一躬腰出來了，按著刀把一瞧，這兩位和尚是誰呀？王環瞧得出來，要想憑能耐贏這兩個和尚，恐怕自己辦不到。那麼，這是哪兒？等王環站起來一瞧：桌子上頭五供蠟簽、香爐全有。香爐的後頭是神櫥，神櫥的前頭是個佛爺。頭戴五佛冠，身穿錦藍袈裟，左手托著黃澄澄赤金「代天巡狩，如朕親臨」的金牌。

啊？！這是七星八寶轉心亭。因說道：「二位高僧，怎麼稱呼？」這兩個和尚起來，一伸手把旁邊的方便鐮抄起來，「楞楞楞」，掌中一合：「娃娃，你是哪一個？說了實話，還則罷了；如其不然，要你項上人頭！」王環一想，到這份上我不敢說管什麼。把自己的來歷，由頭至尾一說。然後問道：「二位高僧你們是幹什麼的？」兩位和尚才報名姓，續了前情。

這兩個和尚就是保定府清苑縣龍虎寺的兩位方丈，降龍羅漢寶闊、伏虎羅漢寶月。您還記得張方跟夏九齡，和浮雲仙長馬宗續廟外頭動手，九趕陳道常的時候，不是降龍羅漢寶闊幫著張方跟馬宗續動手嗎。張方跟九齡他們兩個人，可就追紅毛禿頭狸子馬俊、採花羽士陳道常，一直追到大魔莊石家鎮，才來到太原府。那麼，樹林裡頭念的這聲佛號是誰呀？嵩山少林寺的方丈賽達摩元修長老。咱們已經說過去，本來元修長老不是少林寺的弟子。他是一元僧普靜告老之後，請出來的方丈。可巧濟慈、濟源到少林寺

來學禮，這是王爺的命令。濟源養好了傷，到了少林寺，幫著賽達摩元修整理廟務。

元修才有點時間，出來遊歷遊歷。走到這兒，他跟降龍羅漢寶闊、伏虎羅漢寶月都是朋友，出來把這事情給說和了，寶闊和寶月跟賽達摩元修、浮雲仙長馬宗續告辭。他們兩個奔山西太原府七星山，是七星山請他們倆去的。當然段家弟兄遠接，把兩位高僧請到此處。如此這麼這麼回事，我們現在正跟官府鬧著事呢。金牌在七星八寶轉心亭內我們還不放心，就請你們哥兒倆到趙七星八寶轉心亭給我們守金牌。即便真的有破亭之人到這裡，憑你們哥倆的能耐，破亭的人他也得不到半點便宜。這麼，就把寶闊、寶月帶到樓上。

人家都走了。把消息埋伏開了，由走線人送吃、送喝，完了事你放在原處，自動拿走。有馬桶隨便撒隨便拉，都由走線人往下送。

但是，第一頓飯的時候，就給寶闊、寶月來了個條：希望您別動了，也別跳樓窗，跳樓窗下去，准死無疑，周圍都是消息埋伏。寶闊、寶月這個罵呀，原來你大老遠把我們哥兒倆找了來，誣在七星八寶轉心亭上，軟禁起來了。但是這也沒法子呀！沒想到王環來到。

王環把事情一說，寶闊、寶月也把事情說了。「哎呀，你是石老俠的弟子！老賢姪，你怎麼到的這裡？」王環就把認義父的事情都說了。寶闊寶月一聽：「孩子！你能不能在這兒保護金牌？」王環說：「我能啊！」「那麼你要能，我們哥兒倆可就走了！」「哎呀，二位高僧啊！我可不知道我義父的屋裡的情況，是怎麼個意思？可是這一路上，這山道很不好走。看起來是由東邊的山根子底下穿到亭子邊上，在亭子的夾壁牆裡頭，我鑽上來。這裡頭道不好走哇！」和尚說：「那沒有關係！我們哥兒倆跟你一樣都能對付，高了、矮了、窄了、寬了，我們都能湊和過去。」「那樣，我吃什麼，喝什麼呢？」「這你放心，到時候！走線鈴從那邊一響，你端進來。想吃什麼，用紙筆你寫上。你隨便吃，你不願意吃素，你吃葷，要什麼來什麼。解大手、解小手，旁邊有淨桶。隨便！你看這好不好？」「那好極了！」這兩位者和尚帶著方便鏟，貓腰鑽到八仙桌底下，順著王環這條道走了。走到這頭，趙二爺還沒回來，打山洞的角門鑽出來。到了八仙桌上，「咔吧」一見響，門也關了，這蘇武牧羊的畫又落下來。兩個和尚一瞧，趕緊用僧袍的袖子連几案、帶八仙桌，給人擦抹乾淨，老哥兒倆出去。趙二爺回來找乾兒子，怎麼找也找不到。

老英雄著急，咱先不管。王環在這裡一呆，到時候有吃的、有喝的，儘管悶一點，自己可以練練刀，就看守七星八寶轉心亭的金牌。後來王環一琢磨：不行！萬一段氏弟兄要來了呢？我在這兒，金牌我也護不住，而且我還許叫他們給殺了。王環又一想：有主意。把五佛冠摘下來，把錦藍袈裟摘下來，把僧袍也脫下來，把佛爺放到八仙桌底下去，藏到裡面。王環把僧袍一穿，把錦藍袈裟一扣，五佛冠一戴，他盤膝打坐，在這裡一忍，手托金牌，他冒充佛爺。今天，有人來，底下一陣大亂。再一會兒的工夫，樓板一開，「噠噠噠噠」，上來這麼些人。王環早就托好了金牌，這兒愣著呢。一見有認識的，還有不認識的，直到海川取金牌。王環哈哈大笑，「噌」一下跳將下來，把五佛冠摘掉，把僧袍、錦藍袈裟一脫，現露出自己的本人來，挨次一行禮。海川才道：「孩呀！你怎麼跑到這裡來？我們都急壞了！你乾了些什麼？」王環把自己的事情說了一遍。海川把金牌拿過來一瞧，跟自己手裡的假金牌一對，這個分量差多了。

這時候，七星八寶轉心亭下面一陣大亂。「嘩嘩嘩嘩」，「梆梆梆」，一陣梆子響，震人耳鼓，四百名長箭手一下子，把七星八寶轉心亭團團包圍。

張方一瞧：「哎喲，可了不得了！四百的弓箭手打梆子，一定是趙小喬、趙遠鋒所為。」司徒朗這老頭兒可真急，人家袁先生算計到了，我沒把趙小喬、趙遠鋒父子二人殺掉。現在出了這麼大的禍事，他帶著長箭手來到。老頭打包袱，箭翎耳這麼一忽閃，「噠楞楞」，把五行輪亮出來：「隨我來！」爺兒幾個順著三層樓下到二層樓，順著二層樓往樓下走。這可就有危險了，因為四面的門開著，四面都有弓箭手。司徒朗剛要往外衝，梆子一響，亂箭齊發。老人家司徒朗不顧死活，一分五行輪，撥打雕翎，準備往外一躍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這長箭手的身背後來了人。「撲哧撲哧」，拿寶劍就這麼一挑。

這人是誰？火德真君趙謙趙二爺。

趙二爺這幾天盡找王環，就是找不著。晚上他知道有人來破亭子，就收拾東西，把放火藥掖起來，也到七星八寶轉心亭來。梆子一響，趙遠鋒、趙小喬帶著弓箭手一圈，趙二爺心說：可了不得！把這些位都給圍在七星八寶轉心亭內。我呀，對不起你！蹦過去摸著黑，在後頭一陣大砍，長箭手叫苦嚷糟！司徒朗早就蹦出來。趙小喬一看：正是賣豆腐的掌櫃。「嘩啦」一聲響，鑲鐵虎尾三節棍蓋頂就砸。老人司徒朗跨步閃身，就在這趙小喬的肋窩子上，「撲哧」一下就紮了進去。趙小喬撒手丟棍，一聲慘叫「咕咚」就躺下了。趙遠鋒一看，千頃地一根苗，我就這麼一個兒，怒從膽邊生：「老小子！你把我兒子殺了。」趙遠鋒飛身過來，一甩虎尾三節棍。啊，老人家司徒朗跨步閃身，左手輪立著一穿右手輪，就到了他的脖子，「哧」一輪紮死趙遠鋒。司徒朗把這爺兒倆全紮死，所有洞庭湖來的長箭手，「呼啦」下子，全跑了。司徒朗高聲喝喊：「快出來呀！」爺幾個「呼啦」就撞出來了。

趙二爺可沒看見王環，王環也沒看見火德真君趙謙趙二爺。趙二爺把趙遠鋒、趙小喬一個一個的死屍，搬到七星八寶轉心亭內。趙二爺一想：我在這兒住了幾年，人家段國基、段國柱待我也真不錯，又把這七星八寶轉心亭托付給我。我現在要回家，得了，我也送給你點禮物吧！趙二爺一伸手把放火藥的藥瓶拿出來，打開蓋，手指頭一黏就是一塊，往四面一抹。一會兒的工夫大火就著起來。趙二爺看了看，沒錯了，老頭回山下收拾收拾東西，回家了。

趙二爺走，咱們先不提。爺兒幾個打七星八寶轉心亭出來往西走，三俠在頭裡，袁化袁先生這些人在後頭。走到西山坡，再往下走有二道寨門，再往下還有頭道寨門。這是三道寨門的一拐彎。這個地方十分平坦，就聽「當當當」鑼聲響亮，響徹連天。原來大寨內自鳴鑼一響，知道七星八寶轉心亭有人給破了。忙派人到後邊一看，立刻報告大寨主。段氏弟兄率領一二百人，各持軍刀，短衣襟，小打扮，絹帕纏頭。由打大廳裡頭一出來，剛往北一拐，人就到了。老人家石金聲來到且近，一躬到地：「大寨主、二寨主，老夫石鐸有禮！」「石老俠，真想不到啊！你把我七星八寶轉心亭給破了。」「大寨主，當初海川在大廳前與大寨主你三擊掌，破了七星八寶轉心亭，金牌我等拿走，你弟兄束手到案打官司。哈哈，沒別的！這場官司你們哥兒倆打了吧。」「等等！」段國基飛身過來，用手點指：「石老俠，人敬人，鳥抬林。你們弟兄太不仗義！」「大寨主，你讓我們一個月內破亭。屈指算來，也不過數日之功，七星八寶轉心亭已經破掉。怎麼算我弟兄不仗義？老夫九十六歲，不義之事，我長這麼大沒有辦過！」「石老俠，我問問你，我們跟誰打的賭一月破亭？」「當然跟我弟兄打的賭！」「對，亭子是你破的嗎？是童俠客破的嗎？是袁家屯百靈先生袁化破的，袁先生在那邊站著呢。西風長老秋禪當初介紹百靈先生袁化，把七星八寶轉心亭的亭圖畫出來。我準備了一萬兩黃金，才把這七星八寶轉心亭修齊。噢，袁先生給我擺的亭子，你們請出袁先生破亭。解鈴還需係鈴人，那不是你弟兄三人的本領！我弟兄不服！」「哈哈，大寨主，不是石某強詞奪理。如果你們要說不許可擺亭之人來破亭，那你就應當講在前面。說話說在前頭是話，你們並沒有說出來。當我們把袁先生請來之後，把亭子破了。你這個時候再說，豈不晚矣！」「那袁先生可就不對了。當初，我請袁先生給我擺亭，袁先生怎麼又來破亭呢？這叫什麼事！為人謀而不忠。」「哈哈，段大寨主，你這話很不合乎道理。」

袁先生一想：人家怎麼不合乎道理呀！我給人擺的，現在又給人破了，出乎爾反乎爾，我真對不起他。這石頭老子還有什麼可說的。「哈哈，大寨主，袁先生給你擺亭，其目的何在？就是你段家有一些貴重的財產，貴重的東西，珍寶等物，怕人家偷你，給你擺這個亭子，讓你存這些個珍寶，所以袁先生才給你擺亭。而今天你用七星八寶轉心亭做了什麼了？你把欵差大人的金牌，放在七星八寶轉心亭裡。你利用七星八寶轉心亭，阻住年欵差，不能起馬直奔四川開倉放賑，與朝廷為敵，是十惡不赦！那袁先生就擔不起了。

甬說袁先生，還是我們邀請出來的。即便袁先生自己知道，他是大清國的子民，受國家的雨露之恩，他也應當挺身而出，來破

此亭。難道說你段國基不法，袁先生也跟著你不法嗎？依我說，話應前言，金牌我們已然得到。你跟我們規規矩矩地到趟太原府，在大人面前請罪，全始全終，童海川銷票無事。

大人斟酌情形，愛惜武林，也可能貴手高抬，饒你不死啊！因為我石金聲為弟子報仇，刀劈楊山，鏢打了段世寶，對不起你弟兄。今後你們銷聲匿跡，閉門思過，也就是了。」段國基勃然大怒，亮出刀當場拼命。真是：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！